皇明兩朝疏抄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十一

爵賞類

杜傳乞以光　聖政疏　　夏言

昨該　御馬監等衙門太監等官梁恭等題稱本官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戴義病故遺下姪男家人戴錦等十一名乞量　賜職級准充校尉等因奉　聖旨戴金戴俊准各與做錦衣衛副千戶其餘的該部知道欽此臣等待罪該科伏覩　成命私懷憂迫非遑寧處竊以武職非軍功不陞乃　國家之著典官職由傳乞而得實　先朝之弊事且爵賞者天下之公器人君之大柄也惟功與德乃可

授之非此二者不宜濫與 祖宗以來恒加慎重 列聖相承守為家法惟是正德年間紀綱既紊爵賞太濫凡內臣物故輒將弟姪厮養及親交技藝人等一槩乞 恩傳陞錦衣衛大小官職始則或一二人繼而則三五人漸而至十餘人極而至數十人自列職銜自注所司自求管事自定名數 朝廷利其貢獻左右為之祈請今日某太監故傳陞若干員名執政之臣靡然而從而莫問執奏武選之法蕩然廢壞而無復振舉十餘年來錦衣之官充斥官署至不能容太倉之米耗於俸糧幾年之絕乎賴 皇上陞統御極首下 明詔內閣正德元年以來諸色人等傳

陛乞陞大小官職盡行裁革臣等有以仰見　陛下奮發
乾剛收還威柄革弊求治之初意也當特臣言很以非才
實奉　新詔前項傳乞人員俱已革削殆盡中外人心罔
不慰悅名器自此稍重國用由是漸紓　宗社靈長之基
國家中興之運端係於此柰何改元以來未及二年　詔
令數有改易政體漸不如初外議徒事紛紜　聖旨不聞
允納至于傳乞一事尤爲蠹政之尤先前祇因太監趙山
之死既啟其端而後來楊鵬遂踵其例至於今日戚錦戚
俊之陞則抑又甚矣夫趙山楊鵬之死　陛下念及藩邸
舊勞憫其沾恩未久曲加恩澤猶之可也乃若戚義歷事

累朝恭侍　列聖遭遇　聖明被膺簡任衣蟒帶玉平生
恩寵亦已極矣廼者病故　朝廷錫之諭祭賜以寶鏹廩
給齋粮將分麻布官造塋域優崇亦已厚矣今因梁公等
之乞復蒙　聖慈一旦官其二人則　恩典實為過濫此
則臣等不能已于言也且　朝廷之政　祖宗世守之法
皆大壞于　先朝而　陛下更化之功革弊之大盡係于
登極一詔今乃復有此舉則是欲蹈　先朝之故轍而非
所以全　明詔之大信也是欲違　祖宗之成法而非所
以隆　聖明之新政也况　先朝之傳乞　陛下既有以
革之今日之傳乞　陛下又何為而從之若以　先朝之

傳乞是則前日之裁革非也前日之裁革是則今日之傳乞非也先後矛盾首尾衡決　亦並畫一之政似不如此臣等考之古典武職資格自單立功至副千户凡歷四級以西北三邊資格言之則該擒斬虜賊四名顆以西南番賊苗蠻功次言之則該擒斬十二名顆以內地反賊功次言之則該擒斬二十四名顆若以領軍官兩方殺賊二十五次至三十九次例言之則該殺賊一百五十六次以陣亡言之則該死於戰者四人軍功得官之難如此錦等何功而　陛下可輕與之耶副千户係從五品官月支俸米一十四石歲該支一百六十八石雖非本色而在官員每

月支粮一石歲計一十二石俱出江南水漕陸挽之勞小
民水耕火耘筋力之苦錦等何德而 陛下乃厚祿之耶
且武職世襲至指揮使而止蓋軍功之極賞也今與戴錦
戴傒各副千戶若併加一人則當為指揮使雖非世襲而
其秩甚重矣且戴義乃 憲宗朝罪人有何功德而身死
之後錦等有得冒軍功之極賞耶 陛下於此誠宜察之
慎之不當輕畀之也萬一此源一開末流日趨于濫人人
援以為例 陛下後雖禁制不可得矣矧今天下災傷殆
遍 國家府庫日就匱乏邊境無虞不言疲獘田野無人
不稱困苦虜寇無時不侵掠盜賊無時不竊發正宜深太

冗雜以寬調度貴重爵賞以勵才能舍此不圖寖成大弊數年之後冒濫如前一綱既紊百目盡頹天下之事將有不可救之患矣伏望 陛下上承 祖宗之訓下為 社稷之計將今次傳陞戴錦戴後官職特寢 成命痛加裁抑仍令 內府各衙門今後各官物故不許名下之人冒陳勞効妄自請乞以累 聖德且使中興之政始終如一不復為 後日之所變正此則臣等區區死願獻之忠也惟 聖明留神則天下幸甚

遵成憲禁僭乞以惜名器疏　屠僑

近該錦衣衛右千戶所掌管司校尉邢福海奏以隨侍

興獻帝之國三十餘年及婦邢氏貢侍　潛宮之勞乞要

比照輔聖夫人家舍人魏振等事例陞本衛所見任職

事該兵部執奏未蒙　聽納隨該司禮監太監鮑忠傳奉

聖旨邢奉夫人邢氏弟校尉邢福海蕭奉夫人顧氏弟小

旗顧錦都陞錦衣衛世襲正千戶兵部知道欽此又該本

部執奏奉　聖旨已有旨了欽此臣等得報驚愕方欲論

沮又該邢福海顧錦奏以兵部註于帶俸數內乞要見任

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夫官有當授則必任之以

事邢福海等不思乞陞已非其據口嫉於帶俸而欲乞見
任臣等於此未暇深論且以其官自不宜授耳竊以武職
非有軍功不許輕授此　祖宗之成憲垂之千萬世而不
可易者也今邢福海妄擬陳乞該部執奏為　成憲之難
紊也　陛下乃不少思　祖宗垂憲之嚴與本兵職掌之
重竟　批答曰已有旨了是何甘自紊壞至此哉且武職
之授必有軍功不待言也授而世襲以其祖宗有勳勞於
國故官其子孫與國同休戚也今邢福海等以其侍
國年久不過執役之勞既非軍功之比以其嫡氏嬪御自
有封命之寵亦與私家無與又其詒所擬輔聖漣奉等名號

不同則各人在　宮事體亦別在前日所進之　恩非今
月可授之例原情據法雖百戶亦不宜授也況千戶乎千
百戶皆不宜也況正千戶而世襲乎是非之判甚為明白
治亂之機大有關繫　陛下聖明豈得獨昧於此乎議者
皆以為出於孫奉聖奉二夫人之寵故邢福海敢於陳乞
覬錦亦得併傳而　陛下特有以私之也夫女謁之不可
不戒也尚矣寵既盛於內事必預乎外漢飛燕唐太真之
禍可鑒也若果以邢氏復氏侍奉之勞則既有　寵命之
猥矣即欲推其私家亦不過賞賚之而已爾若武職世襲
以待有軍功者豈可輕授乎況僥陛乞陞官職乃正德年

閉權奸用事弊政也　陛下登極之日因其事乖　成憲
首　詔裁革天下臣民方切慶幸延頸以望嘉靖之治不
意查革方定　聖慈未應而　陛下身先背之且前此以
宮闈親屬傳授將朋等為錦衣衛指揮正千戶及吳林等
為百戶該部執奏臣等交章迭言無施至今為憾茲乃又
因女待之故至以旗校之役而擢陞以錦衣五品之階不
獨止其一身之榮而定以子孫世官之典在　祖宗不肯
輕假以名器　陛下每濫以與人而全無顧惜若果有軍
功者更將何以待之乎此臣等之所未喻也夫武宗之朝
傳乞之弊起於權奸其流尚至於泛濫而不可收拾今日

傳乞之事或由 宮闈或出女謁則恩常掩義公不勝私而其流之弊又有不可勝捄者于此不戒天下之事未可知也伏望 陛下熟思臣等所奏深惟 祖宗成憲之當守 朝廷名器之當惜 登極詔旨之當信特為追寢前命令福海等止以原役供事不許再有陳乞則 陛下改過不吝上有以昭一德於乾斷之剛而聽言能行下有以息群疑於私愛之溺矣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

止傳乞抑奔競以正士風疏　　鄭一鵬

近該吏部題為纂修事奉　聖旨孫元席春劉斑陞按察司僉事又該禮部尚書席書題為乞　恩比照事例改陞翰職事奉　聖旨席春准陞翰林院脩撰劉斑編修欽此成命一下朝野驚愕不圖今日清明之　朝有此傳乞異事也夫爵賞者人主之利器也威福者人主之大權也命令者人主之大信也利器不可以假人大權不可以下移大信不可以反汗茲三者失不可以為政臣謹按　會典內一欵凡內外大小衙門官員有不由吏部銓選推舉徑自朦朧奏請乞恩傳旨陞除等項本科叅出施行欽此又

謹按弘治年間該科道建言該部議得今後各衙門大小
官員敢有不由本部銓選推舉擬奏定奪徑自朦朧奏請
希求進用實緣奔競乞恩傳奉等項阻壞選法本部參送
法司重罪黜退為民等因奉　聖旨准擬欽此臣惟爵以
命德非人主之私與也賞出於公則爵重而賞競勸是以
我　列聖愛之重之布在　令甲為子孫法我　皇上登
極明詔凡傳陞乞陞者首賜裁革咸以體　祖宗慶爵重
賞之意所以塞邪徑清仕路也不意今日首開此途又創
出於文臣之中在唐胄一家之感恩得矣其如　聖明之
累何哉夫正德年間傳乞雖多類出於武職雜流矣文臣

清秩無有也豈非　祖宗之成法慮縉紳之清議為之隄防
權奸猶有所憚而不敢為者乎今春等乞陞則往時權奸
所不敢為而書敢冒為之是其罪反浮于寧彬輩謂
陛下為何如主哉夫人臣任職惟其稱而已今事為天子
巡守重臣不為不尊矣書正宜責其弟修職圖報奚內外
之擇耶且先朝子弟為臺諫者多改授行人司職銜此舊
例也其有一二改入翰林者俱會緣得之當時已騰物議
其後旋即外補當春之改官也書胡不引前此之改授行
人司為例今日之纂脩顧引以為例可乎夫楊士奇等以
文行優異選充纂脩廣春等以父兄貴勢改入翰林事體

既殊人品大異安得比而同之乎叅照席書本以憸邪小
人龍斷鄙夫自負議禮偶合 聖意恣行胸臆凌轢縉紳
初因其弟改官未厭大懐怨望合璁萼以誣構大臣既見
其疏留中未出復肆哀憐為其弟以改求館職向使席春
不外補書萼璁之疏必不上矣書挾私誣搆專恣欺罔萼
璁甘為鷹犬無復忌憚平生奸偽洞見真性書是將誰欺
乎身為大臣而為子弟乞官上壊 祖宗成憲下汙縉紳
清議有臣如此 陛下將焉用之如蒙伏望 皇上大奮
乾斷收回 成命將席書亟賜罷斥為大臣專恣無耻之
戒其席春等亦乞查照節年題奉 欽依事例拿送法司

閒罷黜退為民其書及聰輩挾奏章情亦乞明下　廷議
別白是非取自　上裁則誣善搆讒之奸不得以汙　治
朝夤緣奔競之徒不得以玷清班庶公論不昧而仕路永
清矣

斬憸名器以懲奸禍疏　鄭自璧

近該兵部將查勘過錦衣衛旗校季全等軍職來歷奏請懲治節奉　欽依劉安等五名由營建定奪陞的准與原陞職級內崔玉着見任管事其餘季全各與做署百戶職事不許營緣管事重復奏擾此外亦不許比例陳乞有違犯的參究治罪欽此臣等聞　命不勝錯愕以為此輩當時進身情弊　詔旨開載已極明畫科道等官廣勘駁查殊無詐外臣等先次執奏亦敢自謂剴切豈期水石之投猶有今命　聖慮所在愚莫能窺良無用於譊譊者但此一舉　國體人心兩無一得此臣等之言又不能但已

也且季全等俱為市井庸流閹宦下品捕盜緝奸挾苞苴
而徼績衝鋒破陣詭名姓而奏功百計朦朧貪緣青紫
陛下在藩邸之時亦嘗痛　先朝之積弊矣亦嘗憤此輩
之干紀矣　登極之初且原其必懲之罪止蒙削籍而此
輩亦皆俛首縮頸不敢肆辯者以　陛下去之者有辭而
厭服其心也夫何痛憤未幾旋自蹕效奸回得志公道不
伸　詔令視如有無法度終於廢閣天下後世其將謂何
此其不可者一也　國家之制爵祿所以奔走群動德報
有功爵以顯身名之謂也祿以養廉利之謂也名出於上
而無窮利入於下而有限然顧治之君終不肯輕名而重

天下之治可言矣仍望 陛下親覽此奏早賜施行俾臣愚無愛失言之禍以彰 聖明納諫行法之美則臣愚不勝幸甚

遍須須亦未必至濫濫亦未必至此而竟至此將誰咎哉今職等過非姑容左右曲為求請臣等又恭職無狀不能積誠感格以回 天聽使汗號已渙而復反 國是既定而復搖此中外之所以扼腕也如蒙乞賜追回 成命將李今關安等仍前並職通行黎選法司照依 詔旨問擬發遣使天下後世曉然知 陛下大信之必不易大法之必不撓光明俊偉而 新政無瑕類矣臣於全等本無德怨讒刺既與讐怨必多特以待罪言路雖中寢惟 陛下諒其心亦其罪而采納之臣等不勝拳拳祈望之至

抑倖進以遵大禮疏　　解一貫

先該吏部題王价原係劾　覲考察閑住人數　祖宗朝

自六十餘年凡經考察黜退者並不曾有一人復職王价

假以建言　大禮出使遂其徼倖豈惟無以為不職之懲

抑且啓奸人倖進之路伏望將王价仍以原陞教職致仕

等因題奉　欽依還照前旨用他欽此續該革職光禄寺

録事錢子勳奏稱伊與王价一般閑住人員建言大禮事

同一體彼果蒙陞用獨伊仍着致仕似有不均乞照王价

陞用事例施行奉　欽依錢子勳准他復職欽此夫以吏

禮二部所擬既如彼　陛下所以處价與勳者復如此臣

等滌有所未喻故不敢循默復有區區愚忠以 獻竊惟
大禮者 陛下天性自然之孝非因人言而成官爵者
陛下勵世磨鈍之物非可僥倖而得彼議 禮者皆何如
人耶其心果出於公果但知忠于 陛下果惟求其說之
行决不敢自以為功亦不敢有一毫覬覦之念猶之可也
若假公營私望風希 旨以議 大禮為囮以贄 聖吉
為餌上欺 陛下之聰明下騙 陛下之官爵則為奸邪
小人無疑矣得免刑誅已幸又從而官之可乎王价欲京
官則與京官錢子勲欲復職則與復職豈二人皆君子而
非小人哉臣等查得王价錢子勲俱係朝 覲考察黜退

人数平素無賴縉紳鄉閭所不齒真穿窬小輩也嚮去
果核自知槁木冷灰不復生然故假建言　大禮以圖進
用耳非真忠於　陛下者也非真有心於議禮者也
陛下前此將价陞一級勲復原職各致仕固已隨其術中
今又將价召京職勲復原職各見任是復落其套內我
朝起用人雖曰無常然惟考察黜退人員則終身不復用
者為定例以風勵庶官今若復用价與勲則不惟壞
祖宗百年之制抑且啓小人倖用之門即今考察京官在
邇何以示後諂諛成風邪佞得志故自議禮以來始猶陽
假陰售今如价與勲則明白陳乞不至於必得不已矣始

循以獲一官為倖今如伱與勲則恣意谿壑不滿其所欲
不已矣餘人言固不足信尚書席書議禮臣也亦曰伱勲
不可任與復職任之則典禮汙壞其言亦不可信耶小臣
言固不足信尚書廖紀等老臣謀國大臣也亦曰伱葦不
可復晉京職復之則奸人僥進其言亦不可信耶 陛下
若以既采其言當用其人不復原其設心不復究其甚僞
則今日某甲以議禮得官明日某乙以議禮得官小人將
以 大禮為騙官之資誠如書所言不足以信今而傳後
是 朝廷之典禮真為此等人所汙壞矣垂涎富貴者朝
以議禮為進言梁指功名者會以議禮藉口小人將以官爵

裕囊中之物識如紀等所言無以懲奸而杜倖竇以儆私
而遂私伏望 陛下俯從該部原議將王价錢子勳仍令
致仕後再有假以 大禮建言希圖進用者拏送法司嚴
加重治則 朝廷之典禮尊不爲小人所壞 國家之名
器重不爲小人所騙豈非 清朝一盛事哉

杜請乞抑冒濫以愼名器疏　劉體乾

近該御馬監等衙門太監等官李慶等題稱本官司禮監太監鮑忠病故乞要將遺下姪男鮑恩等八名陞級奉聖旨鮑恩等准各陞一級兵部知道欽此又一本乞將鮑璇等五十名准收勇士奉　聖旨鮑璇等准收御馬監勇士該衙門知道欽此臣惟　國家所以奔走天下激勵人心者惟爵與祿惟予與奪也予奪公則人無瀆志爵祿愼斯　國無廢權故我　太祖之令武職非有軍功不輕陞授此其良法至意同符堯舜者也而乞陞官職盡行裁革我　皇上見之登極一詔則又同符　太祖者也　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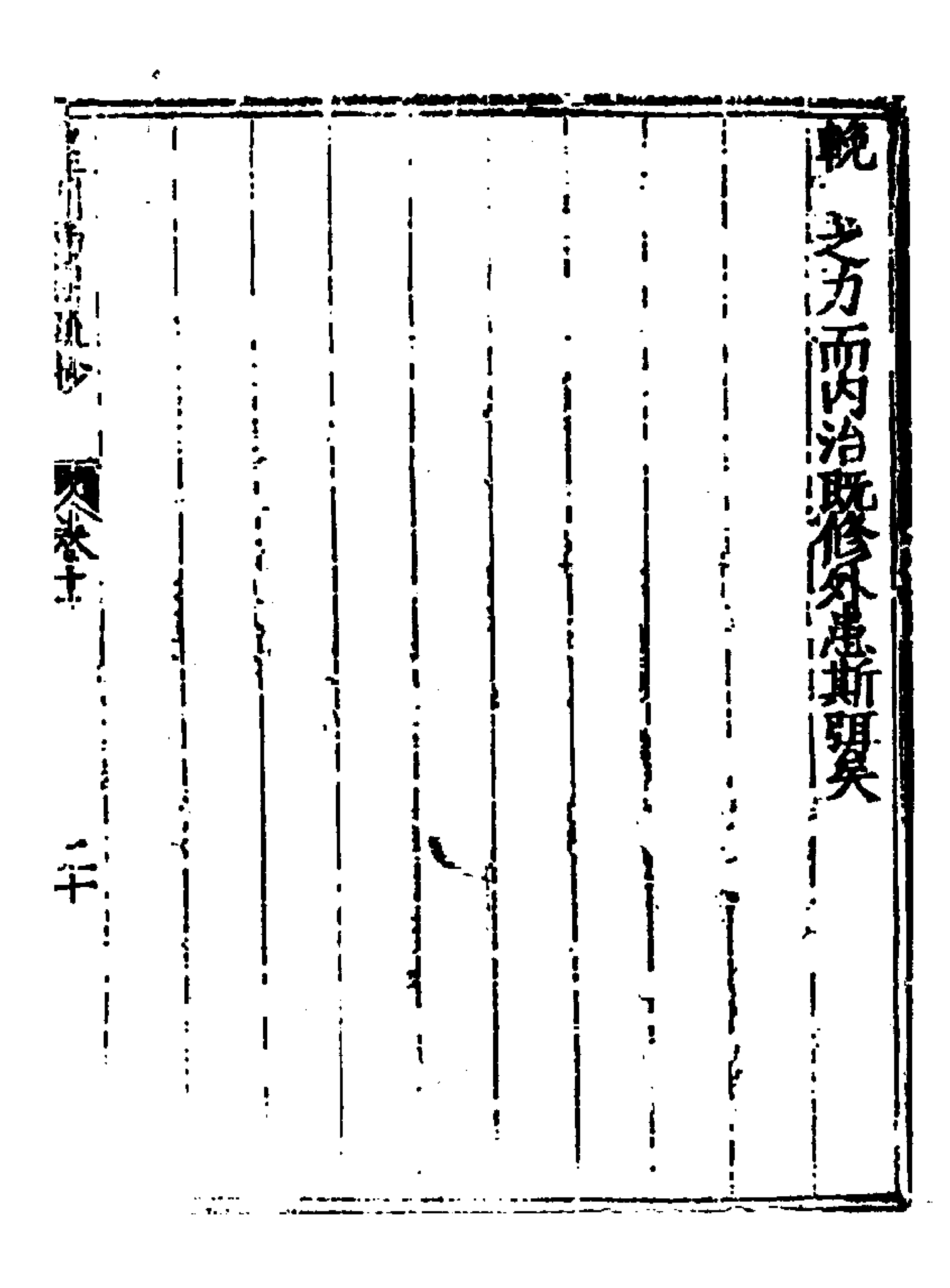
相繼如出一轍　宗社靈長之福端有繫于此若夫何慶等狡猾由性貪冒成風輒以鮑恩等五十八名妄行奏乞彼豈不知　祖宗世守之法昭如　日月而今日赫然中興之令典有非前朝之故事所可同者乃敢恣肆如此臣待罪該科義激于中實有不容已於言者且恩等官至指揮僉事名號不為不崇貴矣又且衛屬錦衣地方不為不清切矣律之舊章宜在深懲而痛黜之者幸賴　天慈矜宥不失故物為李慶者固當曉恩等以　王法之不可故違　聖恩之不容倖得使之矢心圖報思感激于無窮者也顧乃覬覦非分遽躐崇階畔援無涯罔知　憲典於

此不禁則違限如之何而不僭越名分如之何而不陵替
府庫倉廩如之何而不耗竭也哉臣嘗考之　大明會典
指揮使九級從軍當擒斬北虜九名顆正千戶六級當擒
斬六名顆實授百戶四級當擒斬四名顆總旗二級當擒
斬二名顆若等寄身戈矛命爭一擲甘心矢石功求半資
猶復官司勘驗奏比數人文移往來動經五載軍功之難
得如此恩等何人可以希圖此爵耶臣又考得指揮正三
品月該支俸三十五石正千戶五品月該一石五斗勇士
每名該支一石合五十八人而計之共支一百五十二石
五斗合一年而計之共支一千八百三十石是鉅粮米不

敷多有折色而銀絹所給亦是民脂豈可容恩等無功而
坐食也哉臣竊料慶等之意不過謂忠建事累　朝積有
勞勩生前蟒玉之榮金帛之賜茲者塋域之建　諭祭之
加．天地父母之恩不可謂不至矣曆是殊典已足酬功
又何至上干國家億萬世之紀綱下朘　國家億萬人之
膏血以求為彼之後人作富貴耶是何慶等不知足也昨
自鮑忠物故之後京城內外紛紛喧騰共謂忠家財約有
九十六萬雖事出人傳未委虛的然而言以物致必有根因
推之其他房屋田土車馬衣服器玩稱是則貲蓄不下幾
百萬也觀其囊橐之私富盛如此則其席怙之惡恣行可

知矣雖自今落恩等之職擯斥之天下後世當亦不謂
陛下待忠之薄也縱忠有可嘉尚之功勞　朝廷亦自有
優恤之恩與正典今　聖明在上功罪莫逃賞罰不渝倘有
可録必賜追崇是則惟辟作福之大義而可湏慶等紛紛
奏請耶且官其忠之子姪亦已足矣而槩成劉鐸等五十
人異姓別宗與鮑門枝派又全不相及者也何乃混以名
籍一槩請乞憑城附社既欲盗朝廷之器以濟巳私引類
呼朋復欲市　朝廷之恩以通物賄遂使胥徒雜沓乎青
紫廝隸混淆于冠裳臣謂　清朝之名器而慶等敢輕褻
如此耶又且徑列職銜自定名數著意專恣事若巳出臣

謂 雷霆之下而慶等之無忌憚一至是哉今胡維作梗
邊塵屢驚策勳者日廣而職事不勝其用遣戍者歲增而
粮餉不副其需孜孜厪衷南晉屋 陛下之宵旰矣此亦
慶之所親見者而區區為恩等一念庇覆之私遂不知有
天下之大 君父之憂為所當急也臣愚伏望 陛下軫
念多事之際重惜 國體收回 成命將鮑恩等官嚴加
裁革鮑璇等勇士速 賜停革仍令以後 內府各官有
故若果著有勤劳該在優恤一聽 上裁以見 恩威出
自 朝廷不許名下之人輙得冒叙功勳徼求官職則員
無冗授足以服西北捍禦之心俸不虛糜足以紓東南漕



輗之力而內治既修外患斯弭矣

覈賞以弭災異疏　　鄭自璧

近該御用監太監張忠等將官匠工作人等援　內官監蓋造宮殿事例乞　恩陞授職級并牙牌懸帶其間以百戶乞錦衣衛千戶者二小旗乞百戶者一冠帶人匠乞錦衣衛所鎮撫者四十四書篆官乞序班者七匠役乞冠帶者十四工拙困辯踰分布恩貴賤不分率汚奏𠛬計得六十八人蓋事之創見者也節奉　欽依都准他欽此　綸命既渙錯愕相瞧者不啻臣等而已臣等竊惟　朝廷之所以奔走群動者莫先于名器一事名器之所以致人榮重者莫越于文武二途故武非軍功不授而千戶等官

與有長人之責必勳多績茂而後遷文非科貢不銓而序
班亦係儀禮之司必資及試優而後授間有外此而得非
恩出實緣則姻聯戚畹然亦固可指屈未有多至六七十
人如今云者請以近侍言之甘肅之役坐食徼恩死事邊
戎未霑寸級頃者撫臣之代奏可憫也科名制額醫校迪
還白首青衿動嗟遲暮屬今鑑留之需闕可驗也夫骨朽
而功未甄貌鍾而志猶鬱以此而論之前項人役張順耗
廩徒手攖官者難易果何如耶　陛下試請少注睿思其
輕重可否必當自悟否則臣等不敢知也且　內官監以
蓋造乞陞惟內臣弟姪百方鑽刺如籍錦衣其諸匠作則

皆衙之文思院官僅入流而已然其[illegible]於濫名器破例舊規之失料部咨行無慮數四尚邀　天[illegible]　聖衷行將故嚴覈可指為明例耶其若該監所作得官錦衣者臣等聞之故老惟有楊鈺李甲匠王篩兒王等數家然亦多歷年所事出　特恩豈不多見胡得無上事而以瑣屑之勞營求之爐使小夫細卒例獲優崇繪後塑工成通官籍其為濫緣之計固不昧矣所惜禮義清地可為工師　近侍衙門淪為匠役將來競公影射之輩無口杖藝之微成册册然有爭進班列之想矣謂不起于是樂乎又況此輩虛名徒掛實用全無程職業則專務淫巧以為智能課事工則玩

愒日猶以爲勞勸避差役則假威　内府以復身家尚弇
競則轉相效尤以階章服干求之迹人所共知伈俔之容
彼亦自媿若固有所圖也　朝廷安所利而容之正德數
年足可懲鑒彝類　陛下登極一詔痛行裁抑宿弊盡釐
以故察政體則先時縱而　新政始嚴酌名器則先時輕
而　新政始重量度廩則先時嗇匱而　新政稍充計帑
藏則先時殫匱而　新政漫裕夫統御一道修墜異趣賦
入無增豐歉殊軌揆厥所原豈不以　朝廷之聽有偏與
不偏冗贅之負有進與不進也臣等待罪該科親奉　前
旨實不忍曲爲將順敬　陛下復蹈故轍以叢天下後世

之議故敢昧死上瀆伏乞 約飭御以風不遜之俗嚴省試而庸信度之工亟 賜收回 成命將官匠趙奎等照舊供職着後果有年深服事之人量賞一二入於文思院則情似可通法不盡廢再照張忠等當 清朝肅政之時爲恣情干紀之舉恢張倖門賤蔑公器守法之人似不如此仍乞 天語戒飭務期安靜以遠罪愆庶幾 國度不虧物議不作而後釁或可彌矣

惜名器以絕厲階疏　　金獻民

武選清吏司案呈先該錦衣衛革職千百戶等官季全等奏擬復職該本部備查季全等陞革緣由開立前件具題嘉靖四年五月十六日奉 聖旨閻安等名由營建定係廕陞的都准與原陞職級內崔玉著見任管事其餘季全等各與做署百戶職事不許夤緣管事重複奏擾此外不許比例陳乞有違犯的參糾治罪欽此欽遵案呈到部臣等竊聞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又曰王者不私人以官昔在 先朝權姦用事官職冒濫至不可言幸賴 皇上嗣統首詔裁革仕路為之一清京儲為之頓省誠中興第一

美政也迨季全王邦奇等倚恃姦頑紛紛奏擾節奉 明
旨不曰好生不畏法度則曰本當拏送法司究問不曰且
饒這遭則曰再來奏擾不饒 綸音諄複傳播海內經今
數年忽為此輩反汗則 朝廷詔令皆不足示信於天下
矣且 祖宗舊制武職非軍功不授而錦衣近 侍尤不
輕以畀人今以權門厮役市井豪猾非有汗馬之勞驟受
親軍之職則 朝廷名器皆不足示勸於天下矣以一日
之間而復冗官九十餘人以左右一二人之私情而壞
祖宗百餘年之法度凡在有位孰不深為 陛下惜哉雖
曰不許實緣管事而本衛若已成風矣雖曰不許比例陳

乞而奏授者已踵至矣故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此之謂矣伏望 皇上洞察此弊痛塞其源念 詔令不可以輕變名器不可以輕授將李全等照舊量能以息人言以消天變實 祖宗無窮之福

愼爵賞以正國體疏　汪淵

伏覩嘉靖元年三月二十五日奉　勅旨內外文武勳戚大臣大學士等官楊廷和等或以定策或以贊襄或以迎立或以效勞或以迎護或以當時在　朝各序功次封侯者一人封伯二人廕錦衣衛世襲指揮者一十六人世襲千戶者二十六人其餘陞官加官加祿陞俸給賞各有差等臣等竊謂爵賞人主之大柄天下之公器必愼之惜之勿輕以施然後爵賞之典重而　人主之柄尊否則賞非酧功爵不稱德滋泛濫之弊啓鑽求之門不至于拂人心壞　國體臣未之信也　陛下興獻帝長子　興獻帝

孝宗皇帝親弟不幸而　武宗皇帝無嗣則入繼大統光
嗣　孝宗非　陛下而誰歸歟然則　陛下之有天下倫
序當然人心共屬私議無所加人力無所為也　先帝之
遺詔明頒　昭聖慈壽皇太后之懿旨已定大學士楊廷
和等何與于定策太監扶安等何與於贊襄至於駙馬等官
崔元等之捧　符迎立太監張佐等之藩邸効勞惠安伯
等官張偉等之督兵迎護凡此臣子奉職之常食君之祿
者事君之事何足為功而殊　恩曠典一槩濫施其當時
在　朝及親戚并　藩府諸臣　陛下即位之初俱荷
寵榮或陞祿位或隆錫予於分已足於禮已榮豈應再加

非分之典夫侯伯至貴之爵也非開　國元勳不可以遽
封錦衣衛指揮千百戶至要之官也非汗馬勞勛不可以
輕授我　太祖高皇帝親冒矢石開闢幾二十年始有天
下彼時諸臣運籌戮力之功莫如劉基雖封伯爵尚不世
襲今日　陛下之有天下與　太宗高皇帝如何諸臣
之輔　陛下非創業之君則不必行賞諸臣無開　國之
勞則不當受賞何也天下者天下之天下　陛下焉得而
得之在　陛下不為泰於諸臣不為功胡為輒生濫議濫
序勞勳官爵可及於爛羊祿賞反輕於敝袴古人謂爵人
於朝與衆共之又曰衆悅而後行賞今　陛下勅旨一出

議論沸騰人心不服既非與衆之公又無衆心之快何所取而行之且 陛下此舉古今天下殊 恩擬議不下廷臣撰 勑恐非內閣跡同傳奉與屬私情何以詔天下何以示後世受者何足榮與者何足惠 聖明在上舉動之輕爵賞之濫如此實非臣等碩望也臣聞服之不衷身之灾也況於爵賞之大非所當得而得之安能無灾 陛下恩雖厚而反貽諸臣之灾非所以愛惜臣下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陛下獨不以 先帝為鑒乎正德年間奸邪怙勢僥倖成風冒功奪功傳陞請乞奴人厮僕悉厠崇階冗食贅員布滿 朝著紀綱紊亂 國祚幾危革

而　陛下登極首先沙汰人心始快　朝政始清今
陛下行之未久何為而復蹈前轍臣愚竊謂此非　陛下
意也亦非有識者所肯言也中間必貪饕憸小急於富貴
蠱惑　陛下行之假報功之說為自遂之謀獨不知於彼
之猶得矣於　陛下之國事何哉濟一己之私謀　陛下
天下之大此輩置諸典刑尚有餘辜夫漸不可長隙不可
開臣恐此舉之後其一事者必自叙偶一得者必要功奸
回犯法之徒必援引而覬覦貪緣奔競殆無虛時其弊之
流將有甚于　先帝之朝不至於極敝大壞不已也臣等
待罪言官職司諫諍治亂安危之機人心向背之繫大非

細故敢不舍生昧死為　陛下極言以救今日之失以杜將來之禍伏望　聖明念大業之艱難惜爵賞之隆重收回成命俯恤人言庶幾　恩不濫施政無玼謬而　宗社可保於靈長矣

慎爵賞嚴主威以正國體疏　張九叙

門者　陛下親降手勑付之吏部兵部臣等皆以紀元之初肇修大政必有　聖諭號召文武群僚以新天下之瞻聽以振紀綱之弛懈是以異禮貌而　特錫既乃尚書喬宇等覆　奏之後有本送科則　陛下以入繼大統歸功臣下爵賞之施特超常格臣等見之伏竊惶異夫后無嗣建支子以繼大宗禮之經也以是我　太祖高皇帝祖訓之製明示以兄終弟及之文甚為　聖子神孫萬世慮深遠矣況　陛下以　武宗皇帝第一懿弟入奉　皇考孝宗皇帝之祀為萬方民物之主既親且長倫序最正天與

人歸不約而合　武宗遺詔之頒　昭聖慈壽皇太后懿
旨之出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皆以職事奉　命視草
寔遵我　皇祖之明訓當其時非敢擬之而後定也若
陛下以為元功進爵為伯給之誥券俾子孫世世承襲食
祿一千石恐非廷和等之所敢當也漢盧植語竇武曰同
宗後披圖案牒以次建之何勳之有豈橫叨天功以為己
力乎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卒受開國之封以及
於敗廷和等之所知也費宏援起久廢之餘贊佐清朝之
政遇亦奇矣若蔭一子錦衣衛指揮使世襲恐亦非宏之
所敢當也　陛下崇其重錫廷和等以逞世之賞不若能

任廷和等盡心格之責聽信不專徒畀厚利有識者惜矣翀
捧信衍迎立等官駙馬都尉崔元太傅壽寧侯張鶴齡禮
部尚書毛澄承事奔走亦其職也前者賞銀各一千兩紵
絲各二十表裏附過其勞論者方以為濫彼之受之已不
勝其愧而已矣我
朝駙馬都尉與公侯伯俱列為爵非
若前代徒為名號崔元太以民間子弟惟材貌選尚　公
主受茲重爵祿吞
洪恩雖勞不過比之以勤死事之人
臣萬萬不同無功而侯恐不可也而况子孫世世承襲食
祿一千五百石乎張鶴齡緣戚畹之私承封侯之業弟兄
並列榮遇已極加祿三百石盈溢甚矣况太師人臣之極

以奔走得之何以勵臣節哉毛澄以集議　大禮不得盡
其職守固已踧踖不安太子太傅廢子一人為錦衣衛世
襲指揮同知亦非澄之所敢當也夫叙援立之功卒因叔
季之世主威削弱強臣擅命而後有之我　國家體統嚴
正事權無偏重之虞　陛下曆數在躬神人歆戴奈何自
受擁立之名哉宦寺之用事也自漢武帝數宴後庭潛游
離館奏請機事多以宦人司之逮於東京委用漸大於是
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闥
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漢之紀
綱因以大壞及唐中衰遂有門生天子定策國老之名唐

之禍遂不可言今 陛下聖德聰明非若漢唐之主果立
於內寺之謀也 陛下何以太監張鋭得預奉迎之役輙
欲陞其弟姪一人為錦衣衛世襲指揮僉事 陛下又何
以太監扶安溫祥賴義蔡文張欽張淮各能同心贊襄大
計賜欲各歲加祿米三十六石陞其弟姪一人為錦衣衛
世襲指揮同知等 武宗之世事多司禮監所擅專
陛下一切裁之不問亦已審矣顧乃以贊襄大計歸之臣
等悉 而廢之漸以不振也至於蕭敬累經論列 陛下
不惟不能逐之且復用之亦已誤矣蕭因旅進得加祿米
三十六石蔭弟姪一人為錦衣衛指揮使誤又甚焉昔德

總忠各歲加祿米二十四石廕弟姪一人為錦衣衛世襲
指揮僉事臣等抑不知其以何功也恭惟　陛下之在藩
邸聰明仁孝久有令聞　武宗大漸之際天下屬心諒
陛下養成懿德必多近端人良士以為前後今　陛下録
從事藩邸効勞年久左右有功之臣乃張佐黃英鮑永張
忠刁永馬俊賈友陳宣閆洪趙山黃錦李清王整孫端趙
彬李雲張昇蘇瑾郭仲趙林陳林張丙劉臣劉銳丁玉劉
榮各欲加祿米多者至四十八石次者三十六石再次二
十四石廕弟姪為世襲錦衣衛官多者二人次者亦一人
其大者為指揮使同知僉事次者則正副千戶百戶夫佐等

各先任　潘府承奉等官不過給使令幸遭際會從
駕來京既已陞各監々監諸職并得著蟒衣玉帶等項服
色寵榮已極矣今若加祿世襲則猥濫莫甚誠非古聖帝明
王立法[illegible]遠之意我　祖宗慎重爵賞之心也昔者漢文
帝之自代來也當劉氏開創之初諸呂難作之際惟宋昌
決策勸進乃獨重賞其餘六人但以敘進未聞以從
龍之功盡錄中官至二十七人之多也況此二十七人者
皆無宋昌先機觀變之功　陛下奈何欲事出漢文之下
乎況我　祖宗之初治之令此嚴今監局內無敢招置家
人樹立田產交通外郡者是以志[illegible]專良無敢敗事自王

振以來始壞舊法冒銜名目橫進都督弟姪支附半於郡
縣尊樹黨類遞相援引希附強權者率腐身事之以自衒
進敗國蠹政之事至正德以來極矣 陛下方屏逐群小
奄豎傳陞乞陞官員未一年也何為賂其復繳私昵寺豎
且使錦衣衛內官監之議再見于萬夫之口哉臣等誠以
為不可也方 陛下即位之後即 敕下禮部頒賞戚
文武大小臣工既各差受銀帑之錫矣督臣迎護道路患
安伯張偉侍郎鄭宗仁趙璜不必復加祿陞秩當時在
朝府部院寺諸司掌印官并各科道官不必復賞表裏銀
兩建昌侯張延齡慶陽伯夏臣亦不必加官蓋祿進階遞

蔭其舍人盖前日之賞　列聖以來登極之舊例也既賞
矣旋復賞之是何例也臣等聞之上出無名之賜為費下
受無功之賞為貪費非經國之謨貪失格君之本君臣之
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陛下入繼大統天下之大義也
亦何欲以利啗臣下哉臣等誠以為不可也我　朝外戚
雖得例受封爵皆以太宗嫡統之親以敘次進　陛下既
尊承繼之義又念顧復之恩勉以　昭聖慈壽皇太后之
命尊　祖母曰壽安皇太后　本生母　興國太后已踰
禮之經伸其情矣豈可又推其情俾邵喜蔣輪得進伯爵
徒取私厚外氏之名於天下後世哉　陛下既毋　昭聖

慈壽皇太后則孝貞純皇后乃　嫡祖母也自當以王張
二家為外氏而二家各已有封矣今復封蔣邵則爵制過
盛外家寵偏臣等聞之漢之王氏以諸舅受封比綏和之
末丁傅皆為列侯陰沴女謁干天常於是黃霧四塞異
世相見諫大夫楊宣曰此殆爵土過制傷亂土氣之所致
也而西京之亡寔以是兆今春以來黃濁之氣蔽天塞地
晝夜不解日月星辰精光失耀乃正月十九日雨土其暮
風霾大作變怪異常皆　上天先事戒飭及我　祖宗陰
示告教之意　陛下徒知警惕而不知攬威柄決蒙蔽以
回變異乃欲大啓封爵及於外戚大臣侯之一人伯五人世

廕官又將及五十人何視之輕而予之易且多也若
陛下念蔣郡一二家時加存問俾以廕官得奉 朝請斯固
悠久保全之道不恥私親之禮也臣等竊又聞之爵人於
朝與衆共之言人君不敢以天官私非其人也其所謂人
君獨斷於上者則以合卿大夫國人之言而後斷之非獨
出己意質然斷之也今 陛下特降手勑 大須爵賞既
不先下該部覆議可否倪章代言內閣又不預聞碩乃與
一二近習決結不於中大違經義甚非 祖宗之法意者一
二近習欲攬權兼大計之功固結 陛下之寵幸播弄威
福既以世賞牽制內閣又以厚爵援樹外氏徧賚列卿及

諸給事中御史以收其心而塞其口誠大謬誤也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治倡議者之罪亟收 成命以決蒙蔽之
漸如果斷自宸衷亦宜舍己從人示天下以王者無私之
義遏絕奸諛杜群小徼切固寵之心則 主威日嚴人無
異議近習知懼政柄不移天變可回 國體可尊矣此誠
宗社安危所係天下治亂之機惟 陛下慎之重之無貽
後悔也

愼爵賞以戒不職疏　鄭自璧

近該鎮守大同地方太監鄭忠以老疾具疏乞休奉
欽依武忠與總兵巡撫等官同心協力擒捕盗賊盡絕以
致邊方寧靖勞績可嘉不准辭着照舊用心鎮守還蔭弟
姪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朱振陞實授都督僉事蔡元
陞右副都御史俱照舊管事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仰
測
淵衷意以武職非軍功不授忠等之功軍功也蔭忠
所以報功勵邊臣也各邊之臣素號明察者傳之未真亦
皆曰忠謀勇人也此功以謀勇集　朝廷今日之命將以
憑吾輩之鶩激者也二說若是殊不知忠之飾詐能采

溫卒之言而不能逃輿論之公能蔽 冕旒之明而不能
掩天下之目能欺吝道之明且察而不能悶大同一鎮之
愚且昧者誠如是奚以賞為罪攻察詳為 陛下豈之夫
自大同告變承子成豐恭路戕者從擁重兵寄心腹者坐
視成敗大臣嬉河上之師去聊等推轂之命 宗藩避難
骨肉睽違關鎮生靈幾為魚肉迄今思之猶且哽咽若仗
宗社威靈 廟堂謨算桂勇奮激忠義倡率子先朱振思
報感恩收功于後其先後蹟識廢首鎮巡撫官兵眾 原
宥此瞬游之恩出人望外者也彼特臣等尤欲譴以大義
合辭糾舉然又諒身勢之孤弱體 朝廷[illegible]而

中止者三終使人心未平 國法大紊此臣等之罪也忠之罪也忠豈不知哉今據忠奏內其昔不習水土者病益篤未將此病何乃不作於叛賊猖獗之時而乃增劇於此方底寧安恬暇豫之日其昔協謀領兵擒斬首惡不知幾起首惡出忠方畧至授首幾起助惡遣忠部下卒至成擒悍訪覆詢漫無一實而乃假病乞休備陳歷履謂忠無要挾之意可乎 陛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不探其心而誤中其計 屢旨溫辭 天恩優渥援他績以及忠因忠以及振祐臣恐祐思今職之有深振幸前辜之僅贖不惟忠不敢偃然而二臣者亦不敢強顏而受也

不然何以自解乎天下後世之公論哉此臣等所以萬為
不可者也如蒙　賜追授　成命或迕不必　賜蔭朱
蔡天祐不必陞職仍乞　戒飭忠等宜常矢厥忠貞同
心關侯將來建有邊績別加陞賞不得因人成事自甘
之名罔上售私輒犯洶洶之議以貽累　聖明以負
天譴庶幾　朝廷爵賞當功邊徼守臣知勵矣

慎濫恩以重名器疏　　鄭曉

該兵部題爲捷音事節該奉　欽依是囘達犯邊各官奉命征討遠涉道途風聲所及將士用命致有克捷勞績可嘉張忠麽弟姪一人做正千戶僉獻民杭雄各一子百戶俱錦衣衛世襲各官奏帶隨從人員該陞賞的便查例來看欽此兵部題奉　欽依各官奏帶跟隨人員各准陞一級其餘官軍與重賞你部裏還開姓名來看欽此臣惟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以化天下而不僭不濫又古人之所以封建厥福而致中興之道者甘肅之後回虜掃國而來也各官奉　命出師鞠躬盡瘁指揮之下使賊仆

幟衂軀而去　陛下加其勞勛恩賚有差報功之典良亦
不薄其若從隨人等均陞一級人得沾恩曾無等級得毋
傷於濫乎查得尚書金獻民總兵杭雄俱照　欽依額數
各二十員名太監張忠則九十三員名總計三臣從隨則
百有三十三員名矣　陛下誠以此輩均效勞役亦當甄
別重輕以寓激勸而況其間贊畫豈無奇拙任事豈無繁
簡行後豈無安危槩而錄之布滿奏牘則三臣之下從役
官軍無慮千百莫不曰如某者如某者名雖奏帶所事者
特晨昏類擳之功耳俱已錄用視彼暑觸風寒負戈弩以
臨不測者勞逸十倍其從征叙賞何啻霄壤不均如此彼從邊

軍無慮數萬又莫不曰如其若如其若名雖秦帶環營而列無虞也俱已錄用者輩突鋒鏑排患難以忘軀命雖偵獲功願奪占之勢迫脅所臨查勘之檄往返經歲陛賞恩澤泛如捕風一字聱牙前功盡棄何難易不均如此切惟

朝廷之所以奔走群動者名與利而已故曰名近虛而於教為重利近實而於德為輕又曰行罰自近行賞自遠今

陛下輕名而賤利急近而緩遠權度之間倒施其法冠裳濫及輿臺名器賤同瓦礫臣恐既得者不肯以俾致自名而未得者又皆以賄功為恨此風一開人懷懦志脫或外難復作誰肯樂於用命哉此臣等所以懼也此事係該科不

敢不為 陛下言也乞 勑兵部轉行太監張忠等查照
先年尚書彭澤事例將奏帶人員分別等第勞績頗多者
量加甄錄其餘通加賞賚以杜將來錫予之繁今各官遜
讓之美庶幾名器重而人情樂適進士奮而後患可弭矣

慎名器以懲公論疏　許復禮

項者該兵科抄出題為　欽奉事據通政使司送據蕭韺等各告受膺前來本部欲便遵照節奉　勅旨將蕭韺等擢授指揮千百户俱照後開該充錦衣衛各所司帶俸等因題奉　聖旨這各官都照擬陞　勅旨與世襲蕭韺等着堂上帶俸張潤等各依擬銓註准事內府衙門該祿米的着户部查照　勅旨行欽此隨該兵部覆題前事內開蕭韺張潤等本係軍功陞授世襲不由考選俱令帶事上輕國家之名器下貽蕭韺等之非議等因題奉　聖旨已行了欽此臣等竊惟　恩賞一事前日群臣交章諫止情以

馨矣詞以竭矣未蒙　俞允近日吏兵二部及各衙門及
南京六科十三道等官又皆交章奏　請亦未蒙准信臣
等伏承　聖意遲延月日不欲速章數諫若以俟　聖心
開悟洞見輿情不以改易為難而以從善為貴且使要於
至當而後已迄今閱日之久大臣累疏辭免而尚未得處
戚畹近習安然冒受而醞釀益深夫爵賞本為勸功也衆
悅而後賞之理之常也今　陛下延賞群臣而使物議沸
騰如此則亦何貴於賞哉況錦衣係近　侍衙門所關者
重若不待選擇而槩以僥叙私及其人則將來戚畹近習
比例夤緣充斥衛所耗糜祿而竊厥權又將復蹈正德年

間之職矣况世職必由軍功見任必得考選此　祖宗之
成法　累朝之事例若一旦廢之何以定內外武臣之法
守而服天下後世之心也耶臣等職司言路今雖循默順
旨天下後世必將以今日為濫賞且責臣等以不言之罪
臣等與其受天下萬世之責且陷我　皇上於有過孰若
披瀝肝膽盡言於　上以不免於斧鉞之誅為是耶且此
舉未善若一人言之而輿論未協未足信也小臣言之而
遠臣未言未足信也今大小臣工合詞奏　請遠邇臣庶
不約而同　陛下獨可違之而自信乎聖王本人情而為
治若違衆心而直遂恐非所以與衆圖成之道也　陛下

試於　便殿燕閒之時悉取前後諸臣辭奏之蹟遍閱而
詳察之其義可以自見矣容勿大臣功在　社稷誠有如
聖諭諄復慰免者　陛下尚且　准辭伯爵況近習之廕
叙碩敢居然冒受乎前日南道御史陶儼等奏稱中外臣
民咸謂　陛下偏厚戚屬欲狥其苟得之情故連擊　內
閣以息其私賞之議今若此則是果如人言矣紛紛物議
何時而能解息乎且封廕過制在諸臣則受貪冒之名在
陛下則蒙濫與之失本以廣　仁恩碩以虧　聖治臣等
竊為　陛下不取也然戚畹驟進已不厭衆心而都尉封
侯則難開事例從　龍超擢已為過望司禮舊任自足酬

勤今文世襲不由軍功見任不由考選何以示法天下耶况加祿陞俸係耗軍國之需銀兩貯給各有歲額之數蘇軾云與其平時耗于不急之用曷若留財以待乏絶之供見今邊患告急四方靡寧雖小寇潮梭閒抵隙人心未定治亂攸分胡安國所謂舉動人君之大節皆指望之以行藏其進奸邪從之以作止息四隣望之以厚薄其情正此之謂也况人臣之義與國休戚天下安則人臣榮天下危則人臣辱非惟貪圖榮利而不顧國事之成敗前日正德年間之事可以鑒矣是豈遠而難見哉而難知者哉且維新快覩之際史册必書四夷必視天下諸藩亦必拭目

而其聽者若本源一差末流難制臣等伏望 陛下思之
若果無關於治亂不傷於 國體臣等何為不知將順
德意為美而且好廣咸賢近習之怨恫聊臣等言論及此
拊心自訟深慚精誠不足以感悟而言意不善于開陳愧
古人遇巷之誠懷瑣諫垣諍之職臣等罪豈能逃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開張 聖德收回累次之命姑惜封爵之
恩於有功者則加議處務使賞當其功而不濫非其義於
無功者斷之以義使賞不濫授而絕僥倖之萌庶乎
祖宗之成法保守而不墜 朝廷之名器貴重而不輕可
以服天下之心可以銷覬覦之念可以弭四方之變可以

節靡費之供成 中興之治者此其一大節目也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斬濫予以重武階疏　　鄭自璧

近該御用監太監黄錦等題稱司禮監太監黄英病故蒙
遣臣發送事畢乞將伊弟姪黄富等曾賜　恩典節奉
欽依黄英歷事年久老成勤慎伊弟姪黄富與做錦衣衛
指揮僉事着在南鎮撫司見任管事黄耆正千戶黄鉉副
千戶黄鋭黄鏡黄綬百戶陳昊所鎮撫俱見任管事欽此
又該酒醋麫局副使米用題稱司設監太監賈友病故乞將
姪男賈總節奉　欽依賈通與做錦衣衛正千戶欽此甫
閱崇朝疊此　綸命臣等疑懼交集以為　陛下聰明睿
智仁孝天縱一日萬幾無有衍度誠不世出之　主何獨

於爵賞一事重違停請臣等屢疏之而 陛下屢咈之曙
不一轉移也竊惟 祖宗之於爵職非有奕餘排難之功
雖寸級不得輕授 列聖繼承畫一相守間有一二造膝
之人雖破常格然且上虞 國典下恤公議或令行而終
止或 恩濫而中裁憚心固慄慄也逮及 武廟之世法
弛於時竊獎滋於奸要紛紜雜沓斜封黑敕之章歲無虛
日嗣我 皇上纘緒懲愆鑒失一浣而新之見諸 明詔
以為戡亂宿功汗馬實績斷自某歲以上與非此二途而
戚畹世勳者物仍舊否者剝之去者七留者三天下欣欣
望治之心溢諸眉睫矣既而時欲深法欲玩左右侍

御之臣締結家而速功利 則為一辭焉移 陛下莫為
一辭焉移 陛下時則有若楊總有若岳清有若郭昇有
若此皆偉然溘逝以身沒而官其後者幾人詣進者半都者半
非徒倖也然而恩澤浸而閒矣至於年來 陛下求治之心
愈切而有初之政益乖諸臣愛君之意漸微而故智之施
不易一遇可借名色當局者互為搘梧輾轉相牽以蔽朋強
睽如成憲然少長不倫群以官之親疏不分緊而營之我
皇上中興英政其僅存者蓋無幾矣據今言之縱使英
之於 陛下勤心納忠多歷年所即其寶錄修巻 旌功
賜額賁幽之典迥特一時則英之百年之孫能無榮乎

九原之魄能無慰乎是又不在乎後裔之官與否也又查
得近年司禮監太監張淮秦文助滿故止弟姪原以指揮
乞見任者各一人惟戴義乞千戶者亦止二人惟扶安病
故陳乞過多彼時科部論列之詞未嘗脫口今以英一人
其弟姪得為指揮者一為正千戶者一為副千戶者二為
百戶者三為鎮撫者一八人之中尚有異姓如陳英者亦
獲厠名屢歲濫觴未必至此臣等仰窺　陛下豈不以福
威在上祈懋在側錫而厚焉夫誰不可而豈知　朝廷之
恩節則光優則濫平則重濫則輕重則授之而下足榮輕
則予之而人不德無益有損莫正於斯且以八人計之歲

糜常祿奚啻百餘石月類俸錢奚啻百餘而影占軍役奚
啻百餘人車從嘈填里閈球貝冕組雜多矣但其徒擁虛銜
無所於事名器之尊祗見其褻耳夫名器者 祖宗賴
之以磨鈍勵世者而 陛下忽芥至此謂之繩武可乎況
今各處秋旱春霖天妖地異 國家賦入半爲蠲除
皇上已下明 綍令各衙門與革利弊以聞其若惜名器
汰冗員固恐懼脩省之首務臣等方將畢輸丹悃疑列皂
囊因以徹 九重而回於穆乃復仰此舉措敢冗然而自
嘿耶伏乞 陛下爲 祖宗守法爲天下惜財裒厥賞而
折其所僥存返厥初而剛其所厚望官不以私昵而及匪

人賞不以徇情而裂常調追復二項　成命將黃富賈通等槩免甄錄則　聖政昭公論愜實大中至正之道若
聖衷其有未慊則將黃富照依張淮等事例任之南鎮撫以示優渥雖於事體非宜然亦毋寧過厚之意也若
聖衷仍有未慊則將黃富等近族一二人量陞一階俱
賜見任管事其餘族之疎遠與夫姓之別異者俱照舊帶俸着役賈通止與旗役所司食糧此則臣等勉為將順之策殊非今之善者也惟　陛下擇而行之不惟　清時美政可以愜中外而聖德無窮其餘消災弭變之道諒非小補也

重賞以全國體疏　　安磐

臣聞賞以待有功而一切無功者不得濫賞以選良士而所謂賤類者不得干故無功而賞則有功解賤類而官則良士羨臣竊見太監張欽義男李賢　陛下因欽之請而官以指揮該部該科言之可謂剴切詳盡而　陛下固以與之臣竊以謂不可昔漢館陶公主為其子求郎明帝不許而止賜以錢夫公主之與內豎孰親公主之子與內豎之奴孰貴郎官與指揮孰尊明帝不肯郎其女之子而　陛下乃指揮內豎之蒼頭可乎故臣謂不可而不可者有八總旗千百戶　祖宗朝不輕以與人今以指揮賞及卑

賤不可一也狥內豎之私情亂天下之公典不可二也撓大臣之執法拂言官之讜論不可三也蕭敬等以蕭敬等之戚屬拜官且曰不可而賢以家僮受職匪惟敬等羞與之列而內臣之稍知臧否別良賤者亦自不平不可四也且開義男濫仕之途使席寵陳乞者藉為口實不可五也且今制 公主之子嫡且長且賢者官不過指揮李賢內豎廝養而比隆焉諸 公主聞之其謂 陛下何不可六也況張欽本出朝鮮隸于欽者如此即今朝鮮使臣常處舘傳必將語其人曰張欽吾人也其奴尚衣金紫躋三品地中國之人可知矣外夷輕視 本朝不可七也張欽為左

右近臣不宜爲此犯禮之求使　陛下負謗於天下不可
八也凡此八者在　朝廷則壞法令在天下則係安危在
人心則關向背無一可也而　陛下必欲與之何哉伏望
陛下俯從該部之議及該科之言將　前命停止臣愚
幸甚天下幸甚

慎重爵賞疏　　張原

昨見吏部奉　勅皇親太師壽寧侯張鶴齡進封昌國公慶陽伯夏臣加太子太保欽此又奉　勅都督同知陳萬言進封伯爵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欽此又該司禮監太監張欽傳奉　聖旨都督同知陳萬言男陳紹祖與做尚寶司丞欽此又該傳奉　聖旨舍人將泰將清將泉俱與做正千戶吳振式受俱百戶欽此臣聞　命錯愕甚有不安於心者竊惟祿以報德爵以賞功天地之常經先王之大法　祖宗之定制不可易也易則濫濫則賤賤則無以收檢人心砥礪世道　陛下纘　祖宗大統為天下義主

當以爵祿為公天下之具以待天下有才德之人不宜私
恩外家而濫施妄予以褻 祖宗天下法制也鶴齡等無
開關百戰功非俊傑九德之徒以椒房之親重荷 恩寵
富貴已極名位已盛今無上事復加崇階一日之間徧及
四氏封公者一人封伯者一人進 宮階者一人授六品
文職者一人五品武職者三人六品武職者二人不惟
寵眷頻復爵賞橫濫抑且私厚戚屬輕用王章臣竊為
陛下不取也萬目觀聽 國戚列佐都督循之舊例進封
以伯固有可諉臣猶嫌於太驟鶴齡果何謂耶若以為
毋氏之恩罔極 陛下之孝未盡則去歲之 詔單恩已

至今茲之子又似無名縱使鶴齡等有績勞於　國則論
功行賞亦止宜於一行豈可去年降一　勑今年又降一
勑去年加其官今年又加其官　洪恩過寵頻頒疊見以
瀆以僭至於如此然何時可止也昊振武受又出異姓臣
不知為何人今皆曲緣私恩一槩濫被輕授無度胥傳陞
之屢階何以厭塞人言防杜僥倖臣所以不能不駭且惜
也公之與伯上爵也五品六品文武官階重職也封拜大
事也　陛下不謀之輔弼大臣輙自　內降手勑率易行
之授之事理殊為未安況　大恩不可以頻假上爵豈容
以輕授　祖訓昭然法制俱在　陛下又似不宜任情率

易行之也夫富貴忌於大盈功名嫌於過盛造化消息盈虛之理有一定而不可誣者是以漢唐宋賢君往往慎重公賞抑絕私恩而不肯少焉假借乎外戚且外戚之知義理識時勢者亦或守禮法戒盈滿而不敢少焉憑藉於公家用是上下共成保全之道而為善處富貴之人書之簡冊於今有光臣方以堯舜望　陛下顧今所為又似反於漢唐宋賢君遠甚使天下得而私相非議後世得而橫加指評臣所以為　陛下甚惜者以此況今各處盜賊縱橫生靈糜爛饑饉連歲道殣枕藉而兩京之所奏報又有不忍聽者　陛下曾不少動於中而存心於宵旰顧惟拳拳戚

既而數數累暈乎 恩澤臣恐天下以 陛下無意於斯
民而祇知有外氏甚貴非細細也臣所以為 陛下惜
者又以此伏望 陛下以天下為家以萬民為念以義制
事以禮制情遵 祖宗慎守名器之訓誡戚畹驕僭禮制
之防 俯納臣言將前項 恩典暫為停止除俟他日再
圖議行焉 賜㕘有名官爵不濫 陛下不失守文之成
德戚畹得全知足之令名臣之此言非敢沽於 陛下之
所親自通籍負言路封駁乃其職守祇欲第理之或外實
有不能忍然於心者抑懼天下後世之議及臣也是以昧
死上 聞不勝惶懼待 命之至

慎名器以保全功臣疏　胡汭

竊惟爵賞所以報功也重之足以勸輕則至於濫不勸而濫雖堯舜不能治天下何也天礪世磨鈍之術也孰謂名與器君之所司而可以忽易乎哉近該吏部奉　欽太傅定國公等官徐光祚等六臣或加兼太子太傅或加太子太傅或加太子太保在　廷之臣相顧驚愕謂此　殊恩胡為乎無故而普施也且爵為公為侯為伯蓋先有絕代之功而後膺此不世之賞惟子若孫得之已不勝其榮矣一旦盡之以非分之寵謂之何哉世固有以武臣而加散官率皆奉若天命未有若此之輕且濫也縱曰戎狄不式

王命逞其兇惡來寇掠我邊疆於是乎克致戎捷則加之草竊奸宄窺伺神器鼓群小而從之以來虔劉我生民於是乎克奏膚功則加之強臣跋扈侵欺王略圖為不軌以致震驚我社稷於是乎克定其難則加之今光弼等六臣有靖邊之功與有遏亂之功與有定難之功與三者皆無聞也而猥加以宮保之名無功之賞有識者之憂也萬一武臣中於前三者之功有一焉或兼而有之又將何以賞之不可賞而賞是褻天之命不當受而受是不畏天之命何也爵賞出於天非人之所得私也昔唐玄宗美張守珪之功欲以為相張九齡不可玄宗曰假以其名而不使任

職乎九齡對以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也是以卒不之
賞宋太祖時曹彬平南唐始行許以使相品位極矣後更
何加耶因賜錢五十萬而使相亦未嘗輕賞夫守珪有破
契丹之功彬有平南唐之功唐宋君臣於官賞之際尚如
此其慎今光祚等席寵惟舊安坐而食曾不能建奇功樹
偉績以求無忝於前人而無負於厚祿晉爵復錄之刺方
且藉藉不休茲又賞之以散官寧不益重其過臣知六臣
亦必揣諸已而不敢虛受也昨該徐光祚等具辭節奉
旨有奉迎防守之勞之答奉迎臣子之分也防守臣子之
職也循分守職何功之有況中間又有并其迎守且不與

而一切加之此尤可駭之甚者伏望　陛下重念爵賞出於天不宜有所左右而致輕褻鑒宋祖之不與使相及九齡之諫止唐宗愛惜名器收回　成命庶幾塞僭濫之源杜僥倖之門而鼓舞豪傑之具保全功臣之道兩為得之足以奠　宗社於無疆矣

慎名器裕冒濫以正國體疏　管大勳

臣一介草茅華荷國恩由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伏蒙
皇上除授前職感激情深涓埃報切日夕兢兢兩越月矣
茲者伏覩發下題本有司禮監太監滕詳等題一本比
例乞恩復見任以圖補報事又一本比例懇乞天恩
以圖補報事又一本比例懇乞天恩以圖補報事各奉
聖旨朕念黃錦効勞年久克著誠慎伊姪黃湘特准錦原
奏新恩并照純增例着復職管事兵部知道着查照純恩
等例與他兵部知道黃斌等准收充御馬監勇士該衙門
知道欽此臣反覆捧讀深思過慮時事之當言者孰大於

是臣又何俟而不言哉臣竊惟爵位者　國家之名器不可濫也　卹録者　朝廷之大典不可冒也自惟溪壑之欲未厭則請乞之端遂開請乞之門未杜則専恣之漸遂起而天下之亂實階之故聖王制治謹于未然忠臣為國必防其漸况身居言責而目擊獘端之已著者尚可隱忍規避於　君父之前哉謹按帶職錦衣衛僉書後府都督黄浦及黄保黄斌等事情臣請為　陛下一一陳其不可伏望　聖明俯察愚忠試垂聽焉臣嘗攷　祖宗之法武職非軍功不輕陞授而錦衣衛官入以侍衛　殿廷出以扈從　法駕至為清貴故舊例錦衣衛堂上官事體

重凡遇員缺必由該衛題請兵部慎加推選二員具名上
請 簡用又錦衣衛為事復職雖遇 赦宥仍調在京別
衛帶俸蓋重其任慎其選二百年成法具在今該已故太
監黃錦昔事 先帝頗著勤勞節蒙 國恩錄廕其弟姪
義男為督都錦衣指揮等官黃塒坤黃時泰黃鎧黃安鞞
聯金紫其餘未盡舉也 皇上登極覃恩又陞授黃錦為
指揮僉事矣續蒙加錄黃錦弟姪一人與做錦衣衛僉事
使為錦後者揣知過分辭之可也如其不能別選無犯親
屬以傳 新命亦可也胡黃浦不思 先帝明旨嚴革乘
錦病勢臨危希圖復職妄引鮑積例朦朧將錦名奏

請夫璜見任正千戶而乞陞指揮僉事與浦革任右都督
而復圖見任管事者事例不合理難比照且璜是時承
先帝旨准他不為例即已慎之矣今浦安得據為例焉况
原奏既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合候該部查議懇乞題
覆取自 上裁顧乃盲討廕緣急為請乞貪冒無恥之輩
遂義冠結綬于朝班之上廢黜不叙之流復佩刀懸玉于
殿陛之間秩崇一品序並三公豈不盜名器而紊紀綱者
先帝而忽 前旨乎浦之罪不容逭矣再攷 祖宗陵寢
設立衛所官軍以護 神靈而守御器比其制不可一毫
僭竊者也黃錦鏁勁劳其分臣子也其功使令也身没之

後　陛下命工部營葬地誥勅造建碑亭　賜旌祠所以
榮寵之者極矣其墳墓祠宇令伊弟姪輩往來看守同朝
伍貴會聚一門氣勢張大誰敢為黃氏竊瑕土折寸木耶
廼偽言守墳妄乞　朝命黃保黃雄黃如金等六名復冀
恩典進秩錦衣併越禮又何如耶夫以親屬而守先塋家
事也若　命以職官則國之臣子也豈有塋　天朝侍
直宿衛之臣而為一中貴護桁骨哉上瀆　陵寢下肖
恩澤如之何其可也　國家事務日繁官職日冗而經用
日匱令戶部計算隆慶二年財賦所入不足充廩祿諸費
此約欠銀二百萬兩有奇見奉　明詔清查內外衙門添

設官員及餘冗員一體具奏查革決無可以添耗蠹彼黃
娍等三十名果何人斯乃敢盡數寄食公家不顧清查之
命而反行冒充勇士乎夫勇士冗役也而益其冗焉國將
奚給每名計一歲當費幾何總三十人約數十年其蠹耗
又何可計耶竊 朝廷之廩祿養詐冒之廝流收無名之
豺狼靡有限之膏脂言之良可痛心切齒矣據引鮑恩等
例盖先年太監鮑忠身故李慶等題要將鮑恩等陞級鮑
璇等收勇士隨該給事中劉休乾論劾蒙 先帝溫旨嘉
納深燭冒濫裁革太半今 皇上秉攬朝綱肅清 朝政
近年陳乞等弊尤當盡行釐革彼省錦一中官供事之臣

耳何為而生前身後同宗異姓群然數十者皆得被 封
拜冢甄録而能使 國家之報逆亂重若此哉中官尚然
假令有安邦定國攻城掠地身膏鋒鏑而功名鍾鼎者抑
將何以報之伏望 陛下念名器之不可輕思貪冒之不
可縱收回 成命乞 勅兵部備查前項事情將黃沭遵
先帝明旨仍令革職將黃保等查議 准免裁革以正
朝廷之紀綱將黃斌等遵奉 明詔革除以節 國家之
財用毋得聽容夤引近例以恣無厭之求庶乎冒濫之弊
抑而請乞之風杜矣臣又聞 先朝臣官若懷恩戴義韋
率能薦賢為 國秉功効忠贊助 鴻猷光垂青史我

皇上中興固幸有輔弼諸臣翼贊於外而　九重之地深
望有懷忠戴義之賢以維持於中斯治化可成而無疆之
祚可衍也仍乞　陛下勑諭中官各勉忠義毋徇私情妄
為陳乞與外廷協贊　聖治則　宮府一體內外同心而
中興大業端有賴矣臣待罪該科其于名器責所當言他
非遑恤無任懇切祈請待　命之至

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

王守仁

臣於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等日節准兵部吏部咨俱為捷音事節該題奉　聖旨江西反賊剿平地方安定各該官員功績顯著者你部裏即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照舊參贊機務欽此臣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欽此前後備咨到臣俱欽遵外臣聞命驚惶莫知攸措切念臣以凡庸謬受　國恩在正德初年以狂言被譴　先帝察其無他隨加收録

荐陟清顯謬膺軍旅之寄復承巡撫之乏後值寧藩犖變
臣時適嬰禍鋒義當死難不量勢力與之犄角朝廷威靈
幸無覆敗既而讒言朋興幾陷不測臣之心事未及自明
先帝登遐無階控籲乃幸天啓神聖 陛下龍飛閔臣
覆盆之冤而照之以日月懇惻慰勞至勤 詔旨憐其烏
烏之情使得歸省推大孝之仁優之以存問超廢常資受
以留都本兵之任懇疏辭免 慰旨益勤在昔名臣碩輔
鮮有獲是於其君者而況於臣之卑鄙淺劣亦將以堪此
乎今又加以爵封之崇臣懼功微賞重無其實而冒其名
憂禍敗之將及也夫人主於嚬笑之微不以假於匪人而

況爵賞之重乎人臣之事君也先其事而後其食食且不可況於封爵乎且臣之所以不敢受爵其說有四然亦不敢不爲　陛下一陳其實夫寧藩不軌之謀積之十數年矣特久應機而發不間月而敗此非人力所及也　上天之意厭亂思治將啓　陛下之聖神以中興天下之業故蹶其謀而奪之魄固　上天之爲之也而臣欲冒之是叨天之功也其不敢受者一也先寧藩之未變　朝廷固已陰覺其謀故改臣以提督之任假臣以便宜之權使據上游以制其勢故臣雖倉卒遇難而得以從宜調兵與之從事當時帷幄謀議之臣則有若大學士楊廷和等該部調

度之臣則有若尚書王瓊等是則有先事禦備之謀所謂
發縱指示之功也今諸臣未蒙顯褒而臣獨膺重賞是掩
人之善美其不敢受二也變之初起勢焰灼熾人心疑懼
退沮當時首從義師自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諸臣之
外又有知府陳槐曾璵胡堯元等知縣劉源清馬津南喬
李美李楫及楊林王冕顧佖劉守緒王軾等鄉官都御史
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鰲山伍希儒謝源等諸人臣
今不能悉數故間或摧鋒陷陣或遮邀伏擊或賛畫謀議
或監録經紀雖其平日人品或有高下然就茲一事而言
固亦咸有損軀効死之忠戮力勤王之績所謂同功一體

者也今賞其功者固已有之終不酬勞之人尚多也其帳
下之士若聽選官雷濟已故義官蕭禹致仕縣丞龍光指
揮高睿千户王佐等或詐為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
或詐書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陰黨寄謀心計蓋有諸將
士所不與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嘗歷者臣於
捷奏本内既不敢瑣瑣煩瀆今聞紀功文冊復為改造者
多所刪削其餘或力戰而死於鋒鏑或犯難而委於溝渠
陳功效能者亦不可以枚舉是皆一時號召之人臣於顛
沛搶攘之際今已多不能記憶其姓名籍貫後有舉人冀
元亨者臣勸說寧濠及為奸黨搆陷竟死獄中以忠受禍

為賊報究窮根實由於臣雖盡削臣職移報元身亦無以贖此痛此尤傷心慘目負之寘冥之中者夫倡義調兵雖起於臣然猶有先事者為之措措而勠力成功必賴於衆則非臣一人之所獨濟也乃今諸將士之賞尚多未稱而臣獨蒙官重爵是襲下之能矣其不敢受者三也夫周公之功大矣亦臣子之分所當為況區區犬馬之微勞皆偶逢機會幸而集事者奚足以為功乎臣世受國恩雖身粉骨亦無以報謬當提督重任承乏戎行苟免鰥曠況又超擢本兵既已叨冒踰分且臣近年以來憂病相仍神昏志散目眩耳聾無復可用於世燕之親病顛危命在朝夕又

不度德量分自知止足乃冒昧貪進據非其有是忘己之
恥矣其不敢受者四也夫殃莫大於貪天之功罪莫甚於
掩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人之能辱莫重於忘己之耻四者
備而禍全故以之不敢受爵非敢以辭榮也避禍焉爾已
伏願　陛下鑒臣之辭出於誠懇收還　成命容臣以今
職終養老親苟全殘喘於林下所以濫施於臣者普加於
衆以明賞罰之典以彰大小之功以慰不均之望以勵將
來之志如此則効忠赴義之臣死且不朽矣不勝感恩懇
切願望之至

再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

王守仁

嘉靖元年七月十九日准吏部咨該臣奏前事節奉　聖旨論功行賞古今令典詩書所載具可考見卿倡義督兵勦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封爵以昭公議宜勉承恩命所辭不允兵部知道欽此欽遵臣以積惡深重禍延先臣方煢然苫疚僅未殞絕聞命悸懷魂魄散亂已而伏枕沉思臣以微勞冒膺重賞所謂貪天之功掩人之善襲下之能忘已之恥者臣於前奏已具陳之矣然而　聖旨優恩獨加於臣余皆未蒙採録者豈以江西之功果臣一人之所能獨辦乎　朝廷爵賞本以公於天下而臣以

一身掠衆美而獨承之是臣壅閼　朝廷之大澤而使天下有不均之望也罪不滋重已乎夫廟堂之賞　朝廷之議也臣不敢僭及至於臣所相與協力同事之人則有不得不為一申白者古者賞不踰時欲人速得為善之報也今効忠赴義之士延頸而待已三年矣此而更不一言事已日遠而意已日衰誰復有為之論列者故臣輒敢剖瀝忍恚冒斧鉞而控籲氣息奄奄之中忽不自覺其言之躁妄亦其事有所感於昔情有所激於中也切惟宸濠之變實起倉卒其氣勢張皇積威凌劫雖在數千里無不震駭失措而況江西諸郡縣近切剝牀觸目皆有賊兵隨在皆

有賊黨當此之時臣以逆旅孤身舉事其間雖仰仗 威
靈號召遠近然而未受巡撫之命則各官非統屬也未奉
討賊之 旨其事乃義倡也若使其時郡縣各官果懷畏
死偷生之心但以未有 成命可保土地為辭則臣亦將
何如哉然而聞臣之調即皆感激奮厲或提兵而至或挺
身而來是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
粉齏之禍從赤族之誅蹈必死之地以希萬一難冀之功
乎然則凡在與臣共事者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均秉忠
義之誠以同赴國難而功成行賞臣獨當之人將不食其
餘矣此臣所為不敢受也且宸濠之變天實陰奪其魄而

摧敗之速是以功成之後不復以此同事諸人者為庸使其不幸而一蹶塗地則粉身滅族之慘亦同事諸人者自當之乎將猶可以藉衆議之解救而徐免之乎天下之人犯死難以赴義則上之人必行之賞以報功今臣爵獨崇而此同事之人者乃或賞或否不行其賞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播而罰已先行或虛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閒或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由此言之亦何苦而捐身赴義以來此嗷嗷之口而自求無實之殃乎乃不若退縮引避反可以全身遠害安處富貴而逭於衆口之非也夫披堅執銳身親行伍以及期赴難而不免於不忠之罰則必有

矣故推奸坐而斷案者又將何以加之今不被之譏而獨此之察則已過矣昔人有蹊田而奪牛者君子以為蹊田固有責而奪牛則已甚今人毆牛耕我之田既種且獲矣而追究其耕之未盡善也復從而奪之牛無乃太遠於人情乎今議者或以某也素貪而鄙某也素躁而狂故雖有功而當抑其賞雖有勞而不贖其罪噫是亦過矣當寇濠之變撫按三司等官咸被驅縛或死或從其餘大小之職近者就縻遠者逃潰矣當此之時苟知有從我者皆可以為忠之上尚得追論其平時耶況所謂若貪與鄙者或出於讒疾之口而未必皆真邪若居常處易選擇而使猶不

免於失人況一時烏合之衆而雇以此輩之其責於人無已甚乎夫考素行別賢否以激揚士風者考課之常典較功力信賞罰以振作士氣者軍旅之大權故鄙猥之行平時不恥於士列而使貪使詐軍士有所不廢也急難呼吸之際要在摧鋒克敵而已何暇逆計其他乎當此之時雖有禦人國門之寇苟能效其智力以協濟吾事亦將用之而事果有成亦必賞之況乎均在士人之列同有勤事之忠者乎人於平居無事扼腕抵掌而談孰不曰我能臨大節死大難及當小小利害未必至於死也而或有倉皇失措者矣又況矢石之下劍刃之間前有必死之形而後有

夷滅之禍人亦何不設以身處其地而必究之乎夫考課之典軍旅之政固並行而不相悖然亦不可以混施之今人方有可錄之功吾且遂行其賞可矣縱有既往之愆亦得以今而贖據其顯然可見者毋深求其未然不可見者賞已行而其人之過猶未改也則從而行其黜謫人將曰昔以功而賞今以罪而黜功罪顯勸懲彰矣今也將明軍旅之賞而陰以考課之意行於其間人但見其賞未施而罰已及功不錄而罪有加不能創姦懲惡徒以阻忠節之志快讒嫉之心譬之投杯醪於河水而曰是有醪焉亦可飲也非其易牙之口將不能辯之矣而求飲者之罪可乎

夫人臣於國家之難凡其心之可望力之可爲塗肝腦而膏髓骨皆其職分所當然則此同事諸臣者遂敢皆自以爲功而邀賞於其上乎顧臣與之同事同功今賞積於臣而彼有未逮臣復抗顏直受而不以一言是使 朝廷之上果以獨賞其功於臣而此諸人者之績因臣之爲蔽而卒無以自顯於世也且自平難以來此同事諸人者非獨爲已斥諸權奸之所誣搆挫辱而已也群猜衆疾惟自救罪以爲罪曾未見有鳴其不平而伸其屈抑者今而 陛下龍飛赫然日月之光英賢輔翼廓清風而鼓震雷於是陰氣始散而魍魎潛消而覆盆之下尚有未能自露者也

故臣敢不避矜誇僭妄之戮而輙為諸臣者一訴其艱難抑鬱之情昔漢臣趙充國破羌而歸人有諷之謙讓功能者充國曰吾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政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為主上明言其利害猝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實對夫人之忠於國也殺身夷族有不避而乃避其矜功伐善之嫌乎臣始遇變於豐城也盖聚其倉卒茫昧之中其時豈能逆睹其功之必就謂有今日爵賞之榮而為之哉徒以事關 宗社是以不計利鈍捐身家棄九族但以輸忠憤而死節是臣之初心也至於號召三軍則雖激之以忠義而實歆之以爵禄

延世之榮勵之以名節而復動之以恩賞絢耀之義是非
敢以虛言誘之也以為功而克成也則此爵祿恩賞亦有
國之典理所必有也今臣受殊賞而衆有未逮是臣以虛
言罔誘其下竭衆人之死而共成之攘衆人之美而獨取
之見利忘信是為貪鄙外以欺其下而內失其初心亦何
顏面以視其人乎臣不敢獨當殊賞者非不知封爵之為
榮也所謂有重於封爵者故不敢苟得耳伏願　陛下鑒
臣之言不以為誇也而因以察諸臣之隱允臣之辭不以
為僞也而因以普諸臣之施果以其賞在所薄與則臣亦
不得獨厚果以臣賞或可厚與則諸臣亦不得而遂薄也

江西同事諸臣臣於前奏亦已略舉且諸部亦有冊可查不敢復有所瀆臣在衰絰憂苦之中非可有言之日事不容已而有是舉不勝受 恩感激含吞冒死戰慄惶懼懇惻祈禱之至

題為慎名器裁幸恩以隆　聖治疏　周弘祖

嘗聞　帝王之馭世也莫不以名器為先故人君以名器為重則天下從而重之而得之者以為異人君以名器為輕則天下從而輕之而得之者以為常為其以為異也則恩雖至微而被其恩者莫不以為榮而可勸為其以為常也則恩雖至厚而被其恩者莫不以為褻而不榮惟古之

聖帝明王深知乎此故惜之慎之持此以磨世礪鈍為役使臣工奔走豪傑之具故寧割數城之地而重違用隧之請寧與十萬之富而靳壹使相之封者此也然名器之重尤莫先於官職官職者實封也官職之重尤莫先於武

職武職者世貴也武職之重尤莫先於錦衣錦衣者近侍也又事權之所在也即官職且不可輕授况武職之世貴乎即武職且不可輕授况錦衣之要秩乎臣近覩邸報見
欽陞司禮監太監滕祥陳洪孟冲等弟姪錦衣衛世襲指揮同知僉事千戸百戸鎮撫等官多至貳拾餘員不勝驚駭考之　國初之　制武職非軍功不授錦衣非特功不除已故兵部尚書于謙功在　社稷僅官其子冕爲錦衣千戸又各邊將率披堅執銳冒敵衝鋒捐萬死幸一生積有年勞亦不得濫錦衣一命之榮各監內臣雖奉侍
下不過任奔走使令之役腰金垂紫足以酬其勞且多

焉今以濫在　社稷之臣不能得之於其子捐軀弃命之士不能得之於其身而奔走使令者乃能得之於其若弟若姪則　陛下之恩無亦未權其輕重矣乎伏乞　皇上收回　成命或量　賜金帛或姑與職銜若其世襲則名器重而法紀嚴塞近習非望之求成　清朝無私之政矣再惟閹竪聞名非國之福也故有堯舜之君則閹竪不聞於唐虞有禹湯之君則閹竪不聞於商夏石顯弘恭聞於漢而漢弱程元振魚朝恩聞於唐而唐衰童貫梁師成聞於宋而宋削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深鑒前代宦官之禍定其職掌載之　祖訓不過灑掃供養并飯食諸物禮儀

筵宴關防出入等事而已絕不使干預朝政洪武中有內
臣言及政事者　上震怒責之即日遣還鄉里乃　諭群
臣曰自古賢明之君有謀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獨
斷之於己未聞近習嬖幸得與謀者況閹寺之人朝夕在
君左右出入起居聲音笑貌日接耳聞其小善小信皆足
以固結君心而便嬖專忍其體態也苟一為所惑而不之
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政事及其久也遂至於不可
抑而階亂者多矣朕嘗以為戒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灑
掃不許干預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
去之所以懲將來也臣又伏聞我　孝宗敬皇帝凡召大

臣議事必左右回顧各內臣退去數拾丈非惟不使之預
亦且不使之聞此其 神謀遠慮迥出漢唐諸君之上而
萬世 聖子神孫所當朝夕誦詠效法者也我 皇上新
政之初尤宜加意於此燕居無事則三復 太祖之諭有
事 召對則取法 孝宗之行凡一應內臣俱遵 祖訓
止掌應行職業勿與之謀議政事勿與之進退人材勿遂
其非禮之 請勿悅其諂譽之言陳乞勿假以 溫旨侍
立勿假以 溫顏 國之大政悉謀於輔弼諸臣而 獨
斷之如此則我 皇上英明神武同乎於 太祖 孝宗
而諸內臣亦得享安靜和平之福於有永矣再照得 國

家之任大臣非為其藉寵而侈顯耀也正賴其每事奉
公執 奏以匡輔其不逮耳曾聞 先朝散官太監張欽
眷子為錦衣衛官兵部尚書彭澤執 奏至於再三今照
兵部尚書趙炳然躬逢 堯舜之君不能一效彭澤之
奏所謂大臣以道事 君者果如是乎此其罪亦難委也
伏乞我 皇上重加 戒諭仍申飭院部大臣以後凡事
關 國體紀綱者務要據法執 奏以成我 皇上光明
正大之業則明良喜起之歌再見於今日矣臣干冒 天
威不勝戰慄俟命之至為此具本專差舍人楊應龍齎捧
謹題 請 旨

獻愚忠以永圖善後機宜疏　　張鹵

頒劇賊曾一本就擒捷　聞該臣題爲乞　勅愼議閩廣軍功以嚴激勸人心事又該兵部覆題前事欽蒙　聖恩將總督右都御史劉燾巡撫右僉都御史熊桴塗澤民而下首功叅將王詔總兵俞大猷郭成李錫而下各陞官廕子及銀幣之儀有差夫諸將成功誠亦可嘉　朝廷報功誠已不薄目前之注措似矣但閩粵事固難于在目下成功尤難于爲將來已亂姑以往事當鑒者言之如自嘉靖己未庚申以至乙丑丙寅之際諸臣稱山寇蕩平者數矣而何今日山寇之猖獗者猶故耶自嘉靖辛亥以至乙丑

丙寅之際諸臣稱海寇蕩平者數矣而何今日海寇之猖獗者猶故耶蓋其所謂蕩平者每當渠首一得擧兇未靖于時即假聲稱以詿誤 朝廷不曰安插則曰招撫致一酋首方擒一渠魁輒立侵淫十餘年来竊據我良田殺戮我良民海壖民物已十去六七當事者猶且下誑民心上欺 君寵公然謂為給榜招安報大捷以欺 先帝徒以進秩錄廕為一身顯榮而不更念當物姓無祿之隱禍諸臣之罪狀誠渥矣往事一一談閩言歐吳平故今言閩廣之亂者但謂一本繼吳平而不知吳平未死之先一本已在當時諸將祗以相傳溺死之吳平為目前消弭而不思存留之

一本更所當慮是一本繼吳平者實諸將貽之使繼而非
一本之能陡起以繼吳平也其在今日尚存餘黨即總督
聶所自言則猶有外蒐未靖之賊山中流劫之賊沿海接
濟之賊及似賊非賊者凡五種即撫臣楊標又舉其尤則
[illegible]之王老即臣等嘗聞則有惠潮江葉朱鍾諸姓
[illegible]說允多厝西古田一縣久沒賊巢守臣以
[illegible]尚訣以安靜為省事今竟尚果敢誰何至要挾一
本二百號縱使亦難謂沉溺擒獲俱盡是未除賊當視昔
更有明徵南京兩浙之銀既已經發京運之供又已特給
諸路徵兵更難中阻是見在兵力視昔差有可賴以此增

兵足餉之時當此乘勝長驅之際所賴于督撫鎮總諸臣正宜協力同心淬勵整飭將前項諸賊取次蕩平殲絕黨類係于一本賊中已平者舉責之紀功山賊等項未平者仍責之巡按稽查其已經擒斬者要見若干名顆其招撫安插者要見見在某里某都某排某項下入籍冊役務盡使妥帖完畢仍將地方一應安輯事宜一一查處如練士者以去募兵增建置以絕竊發擇守令以重民牧蠲徵賦以甦疲瘵諸餘頭緒正在多端如良醫視疾于人之沉疴方脫必大補榮衛庶保生全恨今諸臣于此一不置念惟若蹈覆轍觀其甫　獻捷音總督劉堯誨即倡為水土不服

之說巡撫熊桴即上一病勢危篤之疏而總兵郭成願營
回籍養病一節敢即亦效為飾詞游言以引索高價此其
心皆何心不過以為一本既擒吾書已塞縱後日禍亂復
生于吾固無干預更不思臣受君恩當事靡盬雖殞軀捐
生亦宜自盡且神明天道不可獨欺即如一本就擒一事
彼夏月擁重兵于東北逆風之地者惟其為觀望延捱而
王詔以添設新兵殊無依藉乃一本卒獲于詔手故臣昨
專
請于詔當有特加固用以勵人心亦所以明天道諸
臣于此即可深思而顧尚忍為欺詐孰迷不知何謂伏乞
勑下兵部通加看詳將臣所言蕩平諸賊始末經畧一一

條議梟因時乘勢不可緩圖即乞請 勑下彼中當事諸
臣如期從事再乞 勑下吏部自後將督撫諸臣托疾章
奏俱與嚴覈停直待事定功成擬加擢用不得容聽其因襲
規避徒啓紛紜替代以致誤軍機則 國運易危為安氏
生轉禍為福臣披瀝愚忠于此固不任翹懇[illegible]